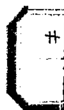
# 中庸注參





# 中庸注參

陳柱題

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陳柱輯注

# 中庸注參
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# 中庸注參

## 自序

史記孔子世家言子思作中庸。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子思二十三篇。沈約云：「禮記、中庸、表記、坊記、緇衣、皆取子思子。」然則史記之中庸，與漢志之子思爲一歟？爲二歟？而今禮記之中庸、表記、坊記、緇衣、或卽爲漢志之子思歟？或爲子思之數篇歟？斯固未可知。而今所傳禮記之中庸篇，則固非史記之完本，明矣。近爲暨南大學及大夏大學兩校，講中庸，乃以己意略注之，其別無新意者，則仍采鄭注。並略錄各家之說，以備參考。而於近代戴震、康有爲、馬其昶、及業師唐蔚芝先生之說，錄之尤衆。雖不必盡同己意，而唐書醇粹而精深，戴書

切實而通明，康書博大而新穎，馬書簡當而明析，皆中庸注家之英傑也。輯注旣畢，命之曰中庸注參，爰爲之序曰：中庸者蓋子思述孔子之學，而益發輝光大之者歟？其稱「仲尼祖述堯、舜，憲章文、武」足見孔子學問之淵源；其稱「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，」天時者占有時間者也；水土者占有空間者也；足見孔子之教因時因地而異；其稱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，」足見孔子之教之大；其稱「聰明睿知，足以有臨；寬柔溫厚，足以有容；發强剛毅，足以有執；齊莊中正，足以有敬；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別；」足以見孔子爲教之態度；其言「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，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極高明而道中庸，溫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禮，」足見孔子爲學之精神。故或者謂中庸之書，不翅孔子之行狀，信不誣也。且後之大儒，莫著於孟、荀二子。史記孟子列傳謂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，」一本門下無人字。則孟子蓋親受業於子思。故孟子書亟稱子思。荀

子雖以非孟子之故，亦因而非子思。然吾觀中庸之言性也，曰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爲道，修道之爲教，」則子思之言實開孟、荀二派。何者？孟子言性善，率性之說也；荀子言性惡，修道之說也。中庸又言「誠者天之道，誠之者人之道。」前者則性善所本，後者則性惡所本也。他若「尊德性而道問學，」性善，故尊德性；性惡，故道問學也；「致廣大而盡精微，」孟子重識大，致廣大也；荀子貴專一，盡精微也；「溫故而知新，」孟子重遵先王，溫故也；荀子貴法後王，知新也；「敦厚以崇禮，」孟子道性善，故敦厚；荀子道性惡，故崇禮；若夫「極高明而道中庸，」則二子之所同尚，故孟子尊「孔子聖之時，」而荀子稱「孔子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。」則孟、荀二子之學派雖異，畢不能外乎子思中庸篇所言之恉，是研究儒家之學派者，於中庸一書，尤有不可忽者矣。然則吾今之輯是注，或亦不無小補乎？昔講學南洋大學時，曾著中庸通義，久已刊布，

今匆匆十餘年矣。雖不敢謂學有寸進，然治學之方，今則大異於昔，欲舉而棄之，又有所不忍，別再版行世，以覘今吾故我之異焉。

中華民國十九年七月十六日，北流、陳柱、柱尊序於上海國立暨南大學。



# 中庸注參

## 說明

(一)中庸爲儒家思想最重要之書，然古來注者或多失之迂腐，近今注本，又多失之淺陋。本書輯注，力矯此二弊。

(二)鄙人所注，務使簡易明白，所輯各家之注，自戴東原以下，多近代大家之言，均深受時代學術之影響，無陳腐之習氣。

(三)戴震注中庸，世亦尙少傳本。

(四)所輯各注，以近代大家爲多。以古代之注，多已流行；近代之著作，尙頗少人留意也。

（五）所採之注家，爲鄭康成、孔穎達、朱熹、顧炎武、戴震、康有爲、徐灝、徐紹楨、劉師培、馬其昶、唐蔚師、陳鍾凡諸家。



# 中庸注參

**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**

杜按：命猶生也。故生命連言。論衡骨相篇云：「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。」是命有生義。天命之謂性謂天生之自然者謂之性。是人生之本然，不假於外者也。率，鄭注云：「循也。」循此自然之性而行謂之道。道，路也。引申之爲人生之道。好生而惡死，此生物之性也。有此好生之性，則循此好生之性而行，去死避難，以求遂其生生之性，是之謂道。然生物雖好生而惡死，然好之不得其道，或縱欲之過而自戕其生，或專欲之過而彼此相殺，則亦自取死亡之道也。故是道也，又必脩而明之而後可。故君子修而明之以教於人人，故曰修道之謂教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生而限之於天，是曰天命。凡分形氣於父母，即爲分於陰陽五行。人與百物，各以類滋生；



皆氣化之自然。大戴禮記曰：「分於道謂之命，形於一謂之性。」分於道者，分於陰陽五行也。性之大別，各以氣類，而同類之中，又復不齊。故曰：「天命之謂性。」有生以後，則有相生養之道，亦如氣化之不可已。經傳中或言天道，或言人道。天道氣化流行，生生不息是也。人道以生以養，行之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，是也。凡人倫日用，無非血氣心知之自然。故曰：「率性之謂道。」然心知有明闇。當其明則所行不失，當其闇則有差謬之失。脩者，察其得失，而使一於善。非於道之外，別爲法制也，故曰：「修道之謂教。」篇內又以修身修道連言，身之實事是爲道，道不可不修明矣。

康有爲云：人非人能爲，天所生也。性者生之質也。稟於天氣以爲神明，非傳於父母以爲體魄者。故本之於天。易曰：「乾道變化，各正性命」也。率，循也。循人人公共稟受之性，則可公共互行，故謂之道也。修，治也。道者可行之謂，尚多粗而未精。善道者以其法傳之人人，故謂之教也。言孔子教之始於人道，孔子道之出於人性，而人性之本於天生，以明孔教之原於天而宜於人也。

劉師培曰：告子曰：生之謂性。儀徵阮氏性命古訓曰：性字本從心生。先有生字，殷、周古人造此字以諧聲，聲即意也。蓋人秉性而生，故中庸言「天命之謂性」，樂記言「民有血氣心知之性」蓋血氣心知即性之實體。古代性字與生字同。性字從生，指血氣之性言也；性字從心，指心知之性言也。性生互訓，故人性具於生初。

陳鐘凡云：大學言修身本於正心誠意，中庸則推其原於性命。曰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，」性者天賦人類自然之本能，道者發展本能之謂，教者由明之誠，故謂之修道。

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。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

杜按：道者生生之道也。故不可須臾離。離則死矣。然此道貴乎能修。而修之本在乎隱微。故戒慎恐懼乎不見不聞之時。蓋深明乎行爲之本於意志，欲行爲之善，先求乎意志之善也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人所行即道，威儀言動，皆道也。「可」如「體物而不可遺」之可。凡對人者接於目而睹，則戒慎其容儀；接於耳而聞，則恐懼有愆謬。君子雖未對人，亦如是，爲動輒失道，而不使少疎也。

唐蔚芝師云：曰「戒慎乎其所不睹，」則其可睹者戒慎更可知也；曰「恐懼乎其所不聞，」則其所可聞者恐懼更可知也。

馬其昶云：性體充實，無間一息。失其本然之性，即一息非人。故道不可離。莫見莫顯，猶仲子言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」也。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」故慎獨爲率性之功。

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；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

杜按：當喜怒哀樂未發之時，其猶陰陽二電未經摩擦，尚未發生電氣之時乎？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」則非不能喜，不能怒，不能哀，不能樂矣。惟貴乎中節而已。能中節則武王「一怒而安天下之

民，」亦可謂之和也。反是，則當怒而不怒，亦不足謂之和。故中庸之道，非鄉愿所得似也。「致中和」，謂人人皆極致乎中和也。「天地位焉，」謂天地得其所，極言天下太平也。「萬物育焉」」謂萬物得遂生生之道也。夫儒家之學，以天地位，萬物育為主指，其道何等博大？與近世歐洲之物競主義，國家主義，專以殘殺異類為自存之計者，其仁暴蓋相隔天淵矣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中和者，動靜俱得之美名。喜怒哀樂中節，即可以言和。其未發也，雖赤子之心無知，亦即可以言中。論喜怒哀樂，不惟未發以前，無所容心。即發而中節，亦無所容心也。論中和之實，則合天下事，無不自中出，無不以和為至。故曰：「大本」曰：「達道。」篇內言「尊德性，」與上兩節之文相足；言「道問學，」與此節文相足。德性曰尊，所謂戒慎恐懼，所謂慎獨是也。問學曰道，此所謂致是也。德性，譬則身之血氣也；問學，譬則飲食也。不保護而自耗敗其血氣，與廢飲食之養無以增長吾之血氣，其為二事甚明。以喜怒哀樂言中和，性情之德無一人不可語於此也；以中

和言大本達道，孰能盡之哉？其功非於發與未發也。由問學以擴其心知，「至聰明聖知達天德者」乃爲致之所極。凡位其所者中也。凡遂其生者和也。「天地位，」天地之中也，「萬物育，」天地之和也。中和而至於「天地合其德，」故曰：「天地位焉，」以見中之如是也「萬物育焉，」以見和之如是也。「天地位焉，」該凡位其所者言也；「萬物育焉，」該凡遂其生者言也。凡位其所者，天定者也，本也；凡遂其生者，人事於是乎盡也，道也。孔子對齊景公問政曰：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公曰：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；父不父，子不子；雖有粟，吾得而食諸？喪服傳曰：「父者子之天也。夫者妻之天也，」蓋天地位，萬物育，無適而不可見也。本亂必害於道，道失必害於本，中和雖分言之，致中和之功，一而已矣。

唐蔚芝師云：此章言性情教育，推原天命，實卽人道教育也。人道以性情爲本，大學言修身在正心，不外乎去好樂忿懥諸弊；言齊家在脩身，不外乎去哀矜傲惰諸弊。孟子言良心則曰「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。」可見修齊治平之道，以治性情爲最要。

徐紹楨云：廣雅釋詁廣韻三鍾竝云：「庸，和也。」此中庸亦皆訓爲中和。書中凡言「君子中庸，」「中庸其至矣乎，」「擇乎中庸，」「中庸不可能也，」「君子依乎中庸，」皆稱引孔子之言。子思恐學者不知中庸之義，又恐學者不知庸之爲和，故先於第一章發明之曰：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」乃以仲尼曰：「君子中庸」云云，其後稱「大哉聖人之道，洋洋乎發育萬物，峻極於天。」又以「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，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極高明而道中庸，」申明之。所謂道中庸，亦卽致中和之義也。

仲尼曰：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。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時中；小人之反中庸也，小人而無忌憚也。

柱按：此時中，孟子所稱孔子聖之時者也。各本作「小人之中庸也，」無反字。今依王肅本加。無忌憚與上文戒愼恐懼相反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庸即篇內「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」，由之務協於中，故曰中庸。而，猶乃也。君子何以中庸？乃隨時審處其中；小人何以反中庸？乃肆焉以行。陸德明釋文云：王肅本作「小人之反中庸也，」當是魏、晉、間仍有古本未脫反字者。

康有爲云：孔子之道有三統三世焉。其統異，其世異，則其道亦異。故君子當因其所處之時，觀其會通，以行其典禮。上下無常，惟變所適。別寒暑而易裘褐，因水陸而資舟車。道極相反，行亦相反。然適當其時則爲此時之中庸，故謂之時中。若守舊泥古，而以悍狂行之，反乎時宜，逆乎天運，雖自謂中庸，而非應時之中庸，則爲無忌憚之小人而已。

子曰：中庸其至矣乎？民鮮能久矣！

桂按：就氣性而言則爲中和，就行事而言則爲中庸，二者一而二二而一者也。此孔子歎中庸之道之至，而能行之者少。民能行中庸者少，則放辟邪侈者多，則由上之禮教不明也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民非知而能之也，由於先王之禮教，而心志純一謹厚，無私慝儉卑之行，則亦能之。蓋生養教化盡於上，使民有恆心，故也。

唐蔚芝師云：此「鮮能」與下「鮮能知味」同。蓋天下過者爲橫民，不及者爲懦民。世必多能中庸之國民，而後天下可望其平，故教育國民，必以中庸爲主。

康有爲云：天下之道教多矣。然如耳目鼻口，各得一偏，寡能齊天地之容，協羣生之宜者。惟孔子中庸之道，雖極平常，而實詣其至極。惜諸子之偏邪而不能爲也。民，謂當時諸子之徒。

子曰：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：知者過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：賢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人莫不飲食也！鮮能知味也！

桂按：道謂中庸之道也。此謂人之行道明道，皆有過與不及之患，以見中庸之難也。「人莫不飲食，鮮能知味」，以見知又難於行。可見中庸之道，雖非人人所能知，而明禮樂以範之，卻可以使之人

人能行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道不出人倫日用之常，愚者任其惑闇，不求行之無憾；不肖者溺其心，不求得事之宜：此失之不及，而道不行不明也。智者自負其不惑，以爲行之不謬矣，而往往多謬；賢者自信其無慝，以爲出於正而已矣，往往執而鮮通：此失之過而道不行不明也。皆弗思焉耳。

子曰：道其不行矣夫！

杜按：道亦指中庸之道，此歎無明中庸之道，以範天下民者。

子曰：舜其大知也與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，隱惡而揚善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，其斯以爲舜乎？

杜按：上言知賢之過，與愚不肖之不及。此言舜之大知，而能不過。其能不過，又在乎好問，察邇，隱惡，揚善，故能執其兩端之中，而用之於民，使民之愚不肖者，亦能行中庸而無放僻邪侈之患也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執其兩端，如一物之有本末首尾，全體無遺棄也。「其斯以為舜乎」言舜之知，而又如斯，是以為大知。

子曰：人皆曰予知，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，而莫之知辟也；人皆曰予知，擇乎中庸，而不能期月守也。

杜按此言不能守中庸之道者，必有禍患，如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，而不知避也。雖自以為知，其不知甚矣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人不自以為知，則必常兢兢，庶幾少失；未有自以為知而不勁慨得咎者也。人倫日用之常，由之而協於中，是謂中庸。則審擇而知其意，守之勿失，亦人人可與於此者。自以為知，雖知其意，旋必失之。

康有爲云：天下之學者皆自以爲知者，然未從中庸之道，未幾即爲異教所誘，是無異捨康莊之大道，而入罟擭陷阱也。而尙自謂其知，其愚可憫矣。

子曰：回之爲人也，擇乎中庸，得一善，則拳拳服膺，而弗失之矣。

杜按：上言擇乎中庸而不能守；此言顏回擇乎中庸得一善而不失，以見大知不自知，故能知，與常人之自知而不知者異也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服膺弗失，謂如持物者奉之著於胸臆，不少弛也。

唐蔚芝師云：以罟擭陷阱不能辟，喻擇乎中庸不能守者。蓋人既不能信依中庸，乃日以機械變詐爲事，以己之機心，召天下之殺機，必致納於罟擭陷阱以死；是以機心自殺也。若既擇乎中庸矣，乃爲世俗所轉移，而不能守，機械之心亦得乘之，久亦納諸罟擭陷阱之中，雖追悔而已無及；是盲從以蹈於死機，因以自殺者也。此皆予智之心誤之也。

康有爲云：能不惑於他途，而得中庸之道者，「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？」得一善而服守不失，故
蓋萬善而兼貫聯道。顏子仁者，能守中庸。
馬其昶云：人仁同字。

子曰：天下國家可均也，爵祿可辭也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！

杜按：此慨世無能行中庸之道者也。均天下，辭爵祿，蹈白刃，此至難能者也，而世或有能之者；獨中庸之道，人人所共能，而獨無能之者，是以深歎之也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均謂分疆正域，平其財賦，有取於均之事。天下國家可均，則其人不私者也；爵祿可辭，則其人清者也；白刃可蹈，則其人剛者也；各成其一德而已。中庸必具衆德，又非勉於一時，故難。
徐紹楨云：夫中庸爲記中和之用，則以庸訓和，當矣。鄭君於「君子中庸」復訓庸爲常，朱子因之，遂有平常之訓。孔子明曰：「天下國家可均，爵祿可辭，白刃可蹈，中庸不可能，」則亦非平常

可知。程子謂不易之謂庸，亦但以意言之，余皆不敢從也。

子路問強？

參考

康有爲云：易曰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，洪範以弱爲六極之一，故強爲人道自立之德也。

子路勇者能行中庸。

子曰：南方之強與？北方之強與？抑而強與？

柱按：鄭注言三者所以爲強者異也。抑，辭也。而之言女也，謂中國也。鄭以而爲女，女指中國，恐不然。抑而，均辭也。「抑而強與」，猶云抑強者與？即下文「而強者居之」之強者。問雖爲三，而解則二而已。

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，南方之強也，君子居之；衽金革，死而不厭，北方之強也，而強者居之。

杜按：南方之強，老子一派近之，後來之佛尤然。北方之強，墨子一派近之，後來之俠尤然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厭，懾服也。

唐蔚芝師云：寬柔以教，以寬柔為教也。老子曰：「以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剛，」斂藏退守，南方之強似之。

康有為云：君子以人同一體。凡人之不能，皆我之不能也。故矜而教之，自無褊隘忿激之心，是以寬柔以教。凡人相加之無道，亦我之無道也。故犯而不校，但有含容覆載之意，是以不報無道。物立於羣生間，強則存，弱則敗。故人道之自保，皆戰勝之餘力。立國立教者皆然。故百死不畏撓，孔子有取焉。

故君子和而不流，强哉矯！中立而不倚，强哉矯！國有道，不變塞焉，强哉矯！國無道，至死不變，强哉矯！

杜按：強者雖居於北方之強，非卽北方之強也。君子雖居於南方之強，非卽南方之強也。故此更就君子之強而言之。和與中立，此近乎南方之強者也；國無道至死不變，此近乎北方之強者也；合而一之，故和而不流矣，中立而不倚矣，不唯無道不變，卽有道亦不變矣。故爲中庸之強。鄭注：流，移也；塞，猶實也；矯，強貌；塞或爲色。

參考

唐蔚芝師云：君子者不囿於方隅者也。處世以和爲貴，然和而流，則與衆人皆濁矣。惟和而不流，所以爲中庸之道也。孟子曰「中天下而立，」中立不倚，有特立獨行之概，不隨世俗爲俯仰，所以爲中庸之道也。不變塞焉，至死不變，是篤信中庸之學，而守死善道者也。

康有爲云：矯，大力貌；倚，偏著也；塞，窮也。易曰：「旁行而不流，」行於非道而不入於非道，與物委蛇而不沒靡焉，尤有神力矣。其居中履正，獨立不懼，無所倚傍，自行其是，有大力矣。若隱居求志，行義達道；窮達一轍，不以曲學阿世；遭亂際變，守節奉義；生死一致，不以患難易操；凡四者，皆大

勇也。非血氣所能。孔子體之，以教子路，爲中庸之強。

子曰：素隱行怪，後世有述焉，吾弗爲之矣。

桂按：鄭注「素讀傃，傃猶鄉也。」蓋上文言矯，此言矯而非隱怪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素隱行怪，謂舍常行之道，而專鄉隱僻以矯異於衆也。

康有爲云：素隱，如老學之隱退曲全；行怪，如墨子之生不歌死無服。凡諸子皆是。言之有理，持之有故，極易惑人，故徒衆廣大，多有嗣爲其後以述其教者。孔子以前，若沮溺楚狂之隱，子桑伯子原壤之怪，其類甚多。孔子皆不欲爲之。言此爲外道異教，不可從也。蓋有智仁勇之德，尤不可溺於非道也。此爲誤入異道者戒。

馬其昶云：惟庸行無赫赫之名。

君子遵道而行，半塗而廢，吾弗能已矣。

柱按此言行中庸之道，須有始有終。

參考

康有爲云：有智仁勇之君子，能擇中庸而行之，遵道矣；然心力不毅，多中道迅廢，頽然自放，或一登而卽止，或末路而失節，若此者，秀而不實，淹留無成。孔子則學而不厭，便爲孳孳也。此爲學道而中止者戒。

馬其昶云：惟庸行可久。

君子依乎中庸，遯世不見知而不悔，惟聖者能之。

柱按：「依乎中庸」與上「素隱行怪」異矣。不見知而不悔，則無遵道而行，半途而廢之患矣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「依乎中庸，」於人倫日用之常道，無不盡也。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」故不見知不悔。

康有爲云：易曰：「不易乎世，不成乎名，遯世無悶，不見是而無悶，樂則行之，憂則違之，確乎其不

可拔，」此學道而成聖者也。聖之品位，孟子以為在神之下，蓋神人惟孔子，自餘學之至者，則證聖也。

君子之道，費而隱，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焉；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；夫婦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；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

桂按：君子之道，中庸之道也。夫婦之愚不肖者可知可行，以見中庸之道，人人可勉；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，以見中庸之極致甚難，雖聖人亦不能不勉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許叔重說文解字曰：「費，散財用也，」故其義為散之所廣徧。君子之道，雖若深隱難窺，實不過事物之成得其宜，則不可徒謂其隱，乃費而隱也。後儒以隱為道之體，是別有所指以為道，非聖賢之所謂道也。道卽人倫日用，以及飛潛動植，盈天地之間無或違其性者是也。故下推言所謂費而不及隱，文理甚明。

唐蔚芝師云：夫婦之愚可以與知，良知也；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，良能也。愛親敬親，匹夫匹婦亦能知之，而能行之。及其至而聖人亦有所不能知，蓋物理繁賾，聖人亦有所不及知也；及其至而聖人亦有所不能，蓋人功物曲之巧幻，聖人亦有所不及能也。

馬其昶云：費而隱，則不必素於隱矣，求道於費可也。

天地之大也，人猶有所憾。

杜按：此申明聖人之於道亦有所不知，不能也。天地之大，人猶所憾，則聖人之於明道行道，人不能無憾也可知。人不能無憾，則聖人之知有不盡，行有不盡可知。

故君子語大，天下莫能載焉；語小，天下莫能破焉。詩云：鳶飛戾天，魚躍于淵，言其上下察也。

杜按：鄭注「語，猶說也。所說大事，謂先王之道也。所說小事，謂若愚不肖夫婦之知行也。聖人盡兼行。察，猶著也。」杜謂：中庸之道，在於人倫日用，故人人不能破除。故曰：「語小天下莫能破。」及其

至也，「止於至善。」然而善無止境，故曰「語大天下莫載。」

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婦；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。

杜按：此申明上文語大語小之意，造端乎夫婦，故莫能破也；察乎天地，故莫能載也。

子曰：道不遠人，人之爲道而遠人，不可以爲道。

杜按：道爲人倫日用之道，故不遠人；若夫所爲之道，素隱行怪，遠於人倫日用，則不可爲道矣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而，若，語之轉。「以爲」與下文「以爲」同。上所謂費，徧及事物言之，皆不遠人者也。人之爲道若遠人，不可謂道，素隱行怪之非道，明矣。

康有爲云：道非以爲鬼神，道非以爲木石鹿豕，道以爲人之道也。道要於人所行，通於人所共行，則可以爲道。故孔子之道，因於人性有男女飲食倫常日用而修治品飾之。雖有高深之理，卓絕之行，如禁肉去妻，苦行練神，如婆羅門九十六道者，然遠於人道，人情不堪，只可一二畸行爲之，

不能人人共行者，即不可以爲人人共行之道，孔子不以爲教也。

詩云：「伐柯伐柯，其則不遠，」執柯以伐柯，睨而視之，猶以爲遠，故君子以人治人，改而止。

柱按：以所執之柯，度所伐之柯，其長短相差或不能無遠。惟君子之道，以人治人，必無遠於人道之理。若有遠於人道者，則務必改之，使合而後止也。

參考

朱熹云：所以爲人之道，各在當人之身，君子之治人，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。

戴震云：法在所執之柯，以比度所伐之柯，視之旣審，或不免微差，猶謂之遠，可也。君子治人之道，非自我立之，法不過以心之所同然者喩之。彼之心以爲宜然，未有不自改者，斯可以止矣。是誠不遠也。

唐蔚芝師云：執柯伐柯者，所執者已成之柯也，所伐者未成之柯也，故猶以爲遠也。若人則稟性

皆同，實無彼此之別，故不遠也。且執柯伐柯，非任木之性也，必待於繩削也，故猶遠也。若以人治人，則任人之性也，無待於繩削也，故不遠也。且執柯伐柯，不能爲再三之改也，再三改而柯受傷矣。若人治人，則雖爲再三之改，而人仍可進於道也。故改而卽止也。

康有爲云：夫卽人卽道，至簡易矣。然人之爲性，金剛水柔，嗜甘忌辛，氣質有殊，習俗有別，則不能無差。孔子修道，但因人之固有而略改定之，或抑有餘，或補不足，釋回增美，如斯而已，非有離人之神術也。

忠恕違道不遠，施諸己而勿願，亦勿施於人。

杜按：忠恕違道不遠，不遠非近之謂，乃與道相合而絕不相離之辭。上文以人治人，卽此文之忠恕也。以人治人，亦猶以己治人也。故曰「施諸己而勿願，亦勿施於人」此消極的忠恕。

參考

康有爲云：中心出之之謂忠，恕心行之之謂恕，違，去也，道者人所共行也；必與人同之而後可物

類雖多，而相對待者不外人己。同爲人類，不相遠也。人莫不愛己，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」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。孔子告子貢以一言行終身者。推己及人，乃孔子立教之本，與民同之自主平等，乃孔子立治之本，故子思特揭之。

君子之道四：丘未能一焉，所求乎子，以事父，未能也；所求乎臣，以事君，未能也；所求乎弟，以事兄，未能也；所求乎朋友，先施之，未能也。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；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；有餘不敢盡言顧行，行顧言，君子胡不慥慥爾！

杜按：此所求爲積極的忠恕，合消極積極兩者，則君子治己治人之道，可以明矣。鄭注，慥慥，守實言行相應之貌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人之常情，於人易求盡，以此反諸身，則盡道矣。凡所當盡者，行之誠不易，亦可知勿責於人矣。自古施於人而不顧其難受，責於人而已概未能，天下國家所以亡也。行易不足，言易有餘。

不敢盡，其謙可知。言顧行，有言必有是行也；行顧言，恐不逮其言，是自棄也。

康有爲云：人生而有父母，同生而有兄弟，事業則有君臣，交游則有朋友，皆人之不能離者，所謂達道也。然人之交處，愛惡相攻，而吉凶生，情欲感而利害生，故最易生嫌而相失。惟君子責己而不責人，先自盡其子臣弟友之道焉。若爲父爲君爲兄者亦當自責以慈仁友愛。孔子但從其多者言之，以卑幼多於尊長也。

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：素富貴，行乎富貴；素貧賤，行乎貧賤；素患難，行乎患難；素夷狄，行乎夷狄；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。

杜按：此謂君子向其所處之位而行其道。處富貴則行其道於富貴，處貧賤則行其道於貧賤，處患難則行其道於患難，處夷狄則行其道於夷狄。無在而不可以行其道，故無在而不自得。而不以富貴淫其志，貧賤灰其心也。君子行道之勇如此。

在上位，不陵下。在下位，不援上。正己而不求於人，則無怨。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。

故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險以徼幸。

柱按：此明君子於富貴貧賤，均正己以行道，而不求於人也。無求於人，故能不怨天，不尤人。命謂自然而然者，既正其在己者，則富貴貧賤聽之自然，而不求於人也。修身在己，故爲居易；富貴外物，故當俟命。小人則不然，唯富貴之是務，故不惜舍正路而不由，故曰「行險以徼幸。」

子曰：射有似乎君子，失諸正鵠，反求諸其身。

柱按：此以射申明上文正己而不求諸人。

參考

馬其昶云：道在反己，不怨天，尤人，此皆率性之實功。外是以言道，非中庸之道矣。

君子之道，辟如行遠，必自邇。辟如登高，必自卑。詩曰：「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。兄弟既翕，和樂且湛。」子曰：父母其順矣乎？

柱按：此明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婦，引詩言妻子好合，則兄弟可翕，然則父母之順亦可知。唯詩文略

而不言耳。故孔子補之曰：「父母其順矣乎？」

參考

戴震云：謂如詩之言，父母未有不順於心者。

此章康本移在「君子之道四」之上，云：此章舊錯素位章下，鬼神章上，於義不倫，今移在此，庶與下子臣弟友相銜不紊焉。

馬其昶云：此言君子盡道於己，可以順親，故下云：修道之教必以孝為先也。

子曰：鬼神之為德，其盛矣乎？視之而不見，聽之而不聞，體物而不可遺。使天下之人，齊明盛服，以承祭祀，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詩曰：「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。」夫微之顯，誠之不可揜，如此夫！

柱按：此雖言鬼神之德之盛，然而云「不見不聞」云「如在」，則非以為眞有鬼神之形狀可知。故儒家之言鬼神，與墨家之明鬼不同。鄭注：「體，猶生也；可，猶所也；格，來也；矧，況也；射，厭也；思，皆聲

之助。」

子曰：「舜其大孝也與？德爲聖人，尊爲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內，宗廟饗之，子孫保之。故大德，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祿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壽。故天之生物，必因其材而篤也。故栽者培之，傾者覆之。詩曰：「嘉樂君子，憲憲令德，宜民宜人，受祿於天，保祐命之，自天申之」故大德者必受命。

桂按：此數節孔子就在上位者而言之，所謂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。必得者當就其常言之，如云：衞生家必得其壽，是其常也。而有不壽者，則其變也。聖人之教人，則就其常者言之，而已。且又當就比較而言之。與他人之比較易知，與本身之比較難見。如某非衞生家，而享壽八十；某爲衞生家，而壽止三十。則衞生似無益於壽矣。而不知向使壽八十者，益以衞生，焉知不滿百？壽三十者，不益以衞生，焉知不二十而止？則衞生非無益於壽明矣。人之修德，亦何異此？鄭注：「詩大雅嘉樂之篇，憲可法也。」

參考

馬其昶云：此立教之聖人，致極中和之驗。

子曰：無憂者其惟文王乎？以王季爲父，以武王爲子；父作之，子述之。

杜按：鄭注聖人以立法度爲大事，子能述成之，則何憂乎？堯、舜之父子則有凶頑；禹、湯之父子，則寡令聞；父子相成，唯有文王。

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，壹戎衣而有天下，身不失天下之顯名，尊爲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內，宗廟享之，子孫保之。

杜按：鄭注纘，繼也；緒，業也；戎，兵也；衣讀如殷，聲之誤也，齊人言殷聲如衣。虞、夏、商、周氏者多矣，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？壹戎殷，壹用兵伐殷也。

武王末受命，周公成文武之德，追王太王王季，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。斯禮也，達乎諸侯大夫，及士庶人。父爲大夫，子爲士，葬以大夫，祭以士；父爲士，子爲大

夫，葬以士，祭以大夫；期之喪，達乎大夫；三年之喪，達乎天子；父母之喪，無貴賤一也。

杜按：鄭注：「末，猶老也。先公，組紺以上至后稷也。斯禮達乎諸侯大夫庶人，謂葬之從死者之爵，祭之用生者之祿也。言大夫葬以大夫，士葬以士，則追王者改葬之矣。期之喪達於大夫；謂旁親所降，在大功者，其正統之期，天子諸侯猶不降也。大夫所降，天子諸侯絕之不爲服，所不臣乃服之也。承葬祭說期三年之喪者，明於事父以孝，不用其尊卑變。」

參考

馬其昶云：有其德無其位，亦可以盡孝之量，故立教之聖人，不必皆受命者。

子曰：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？夫孝者，善繼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者也。春秋修其祖廟，陳其宗器，設其裳衣，薦其時食。

杜按：鄭注：「修，謂掃糞也。宗器，祭器也。裳衣，先祖之遺衣服也，設之當以受尸也。時食，四時祭也。」

參考

顧炎武云：達孝者達於上下，達於幽明，所謂孝弟之至，通於神明，光於四海，無所不通者也。

宗廟之禮，所以序昭穆也；序爵，所以辨貴賤也；序事，所以辨賢也；旅酬下爲上，所以逮賤也；燕毛，所以序齒也。

杜按：鄭注，序，猶次也；爵，謂公侯大夫士也；事，謂薦羞也；以辨賢者，以其事別所能也，若司徒奉牛，宗伯共雞牲矣。文王世子曰：宗廟之中，以爵爲位，崇德也；宗人受事以官，尊賢也。旅酬下爲上者，謂若特牲饋食之禮，賓弟子兄弟之子，各舉觶於其長也。逮賤者，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。燕，謂既祭而燕也，以髮色爲坐，祭時，尊尊也，至燕，親親也，齒亦年也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序昭穆，據子孫之昭穆無爵者，在阼階前西面北上，昭爲一，穆爲一，凡二列，昭與昭齒，穆與穆齒，以次而南。序爵據族與賓之有爵者，文王世子論公族朝於公曰：內朝以齒，外朝則以

官。其在宗廟之中，則如外朝之位。此序爵兼同姓異姓之明證。特牲饋食禮嗣子舉奠之後，神事將終，賓與兄弟以次相酬，曰旅酬。

踐其位，行其禮，奏其樂，敬其所尊，愛其所親，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，孝之至也。

杜按：鄭注「踐，猶升也；其者，其先祖也；踐或為纘。」

郊社之禮，所以事上帝也；宗廟之禮，所以祀乎其先也。明乎郊社之禮，禘嘗之義，治國，其如示諸掌乎？

杜按：鄭注「社，祭地神，不言后土者，省文。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，寘，置也。物而在掌中，易為知力者也。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。」

參考

朱熹云：郊祭天，社祭地，禘天子之大祭，追祭太祖所自出於太廟，而以太祖配之也。嘗秋祭，四時

皆祭，舉其一耳。禮必有義，對舉之，互文也。

馬其昶云：列引文武周之大孝，至於格天受命，饗帝饗親之盛，皆不過充其孝之量而已。此自誠而明者之事，教之所由生也。

徐紹楨云：此言「治國其如實諸掌」，猶孟子言「治天下可運之掌上」耳。

哀公問政，子曰：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其人存，則其政舉；其人亡，則其政息。

柱按：此儒家於法治人治兼重之中，而尤重人治之旨可見。故注重教育。鄭注：「方，版也；策，簡也。息，猶滅也。」

參考

康有爲云：人，賢才也，君主之政，莫如文武。孔子舉以爲哀公法。荀子曰：「不患無治法，患無治人。」苟無其人，則雖有良法美意，亦文具空存而已。無關實政，不能逮民也。

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樹。夫政也者，蒲盧也。

杜按此謂善人生善政，猶善地生善木，其變化猶蒲盧之於桑蟲然。鄭注：敏，猶勉也；樹謂殖草木也。人之無政，若地無草木矣。敏或爲謀。蒲盧，蜾蠃謂土蜂也。詩曰：螟蛉有子，蜾蠃負之。螟蛉桑蟲也，蒲盧取桑蟲之子，去而變化之，以成爲己子，政之於百姓，若蒲盧之於桑蟲然。

參考

朱熹云：蒲盧，蒲葦也。以人立政，猶以地種樹，其成速矣。蒲葦易生之物，成尤速也。

戴震云：蒲盧二字疊韻形容之辭。蓋古有是語，夏小正雉入於海爲蜃。説曰：蜃也者，蒲盧也。與蜾蠃同名。蒲盧取義，可推而知。政雖利民，不得其人，皆適以病民，有隨人轉變之義，夫子答哀公問政，止於此。下文承夫子論爲政而推廣之以論學，王肅私定家語，並襲取之以爲夫子之言，謬矣。

故爲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。仁者，人也，親親爲大。義者，宜也，尊賢爲大。親親之殺，尊賢之等，禮所生也。

杜按：此言爲政在於得善人，而欲得善人，要須先自善其身，欲自善其身，要在修道，而修道莫要於

仁。仁從人從二，由己以推及於人人之謂也。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，是親親之義也。義字從羊從我，善己以及人也。故取人以身，而後能尊賢。此可知儒者親親尊賢並重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道之大目；下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是也。隨其身之爲君爲臣爲父爲子以及朋友，徵之踐行，身之修不修，乃見。修身以道，言以道實責諸身也。道之責諸身，往往易致差謬。必盡乎仁，盡乎義，盡乎禮，然後於道無憾。「修道以仁」者，略辭，兼義禮乃全乎仁。分言之，由仁而親親，由義而尊賢，由禮而生殺與等。仁至則親親之道得，義至則尊賢之道得，禮至則有殺有等而靡不得。親親尊賢及其等殺，卽道中之事。仁義禮難空言，故舉以見其略。人於人，情相同，思相洽，故曰「仁者人也。」事得其宜則無失，故曰「義者宜也。」禮則各止其分位是也。易曰：「立人之道，曰仁與義。」此更益之以禮，卽仁至義盡之謂。

徐灝云：能盡其性之謂仁。中庸曰：「仁者人也，」孟子曰：「仁也者人也，」謂人之義，卽仁之道

也。天命之謂性，性至善亦至仁。能盡其性，斯人道盡矣。故仁字從人而二之，宋尤叔晦曰古文有因而重之以見義者，因子而二之爲孫，（卽孫字，）因大而二之爲太，（卽太字，）因人而二之爲仁，（卽仁字，）是也。二有偶意，引申之有相親之義。鄭注中庸所謂「相人偶」是也。擴而充之則曰：「博愛之謂仁。」仁道至大，亦至微。故有一事合於義而可謂仁，有終身行之而不得至於仁者，言各有所當也。

康有爲云：仁者在天爲生生之理，在人爲博愛之德，惻怛舒平，氣和卻節，無有傷惡隱忌嫉妬愁感險詖僻違，仁之性也。董子述孔子微言曰：「治其道而以出法，治其志而歸之於仁。天仁也。天覆育萬物，既化而生之，又養而成之。人取仁於天而仁也。故有父兄子弟之親，有忠信慈惠之心，文理燦然而厚，智廣大而博，故霸王之道，皆本於仁也。」尸子曰：「孔子本仁。」此孔子立教之本。孟子謂道二「仁與不仁而已。」老子以「天地爲不仁」故自私；孔子以天地爲仁，故博愛。立三世之法，望天道之行，太平之世，則大小遠近如一，山川草木昆蟲鳥獸莫不一統；大同之治，

則天下爲公，不獨親其親，子其子，務以極仁爲政教之統。後世不述孔子本仁之旨，以據亂之法，小康之治爲至，泥而守之，自隘其道，非仁之至，亦非孔子之意也。甚者自私，流於老子之不仁，此則與孔子之言相背矣。

又云：仁從二人，人道相偶，有汲引之義，即愛力也，實電力也。人具此愛力，故仁即人也。苟無此愛力，即不得爲人矣。孟子曰：「仁者人也，合而言之道也。」蓋人力行仁者，即爲道也。此傳子思之微言，爲孔教之的髓也。然愛者力甚大，無所不愛，從何而起？孔子之道分三等，親親、仁民、愛物。而道本於身，施由親始，故愛親莫大焉。義者，仁之宜也，禮者，仁之節文也。蓋仁者無所不愛，而行之不能無斷限分別之得宜者，義也。仁從內出，故尙親親；義從外定，故尙尊賢；禮則節文斯二者。

馬其昶云：此承前節之義，言教必本於孝，而饗帝饗親之禮，由此生也。

在下位，不獲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。

杜按：鄭注「此句其閒在下著，脫誤重在此。」

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，思修身，不可以不事親，思事親，不可以不知人，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

柱按：前言「爲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」蓋以修身爲爲政之本也。以大學言之；則齊家治國平天下，皆以修身爲本也。此又言「修身不可不事親，事親不可不知人，知人不可不知天，」則以事親爲知人知天之著見者，猶以修身爲政之著見者也。以大學言之；則齊家治國平天下，爲修身之著見者也。然則修身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，齊家治國平天下爲修身之功。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，」儒家之道，卽以修身爲本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爲功，非於修齊治平之外，別有所謂道也。

參考

康有爲云：「自天子以至庶人，皆以修身爲本。」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，」故以事親爲本。欲盡親親之仁，必由尊賢之義，故以知人爲本。然人情萬變，知之未易，則當窮極天理，乃能知人。窮知天理，則達造化之故，通生化之理，明治教之原矣。

天下之達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。曰：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婦也，昆弟也，朋友之交也：五者天下之達道也。知，仁，勇，三者天下之達德也。所以行之者一也。

杜按：人生之關係，孰能外此五者，五者之外，亦不能再多其一，故曰：「五者天下之達道也。」而以知仁勇行之，故曰：達德；達德而先乎知，則研究學術，以益民生，以求五者之幸福，斯爲要務矣。有知識學問，必繼之以仁德，不然則知識學問適足以爲殺人之具，而其知非眞知也。故繼之以仁。仁則知愛己愛人，且知不愛人則並己亦不能愛矣。然行之尤貴乎勇，仁而不勇，或知之而不能行，或行之而不能力，或力矣而不能久，故終之以勇。由今言之，知爲智育，仁爲德育，勇近體育，蓋身體不強，亦未有能勇者也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天下之事，盡於以生以養，而隨其所居之位爲君爲臣爲父爲子爲昆弟夫婦朋友，概舉其事，皆行之不可廢者，故謂之達道。指其事而言則曰事，以自身行之則曰道。不務踐行，則身不

修。行之差失，則道不修。上云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」求準之仁義禮無失以大共之理言也。是爲隨事審處之權衡。能權之使輕重不爽，則知也。然不徒曰知，而兼言仁者，世不乏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者也。又兼言勇，則強力不可缺。以三者行之，庶幾於仁義禮無憾。謂之達德，人皆宜有諸己也。

康有爲云：既隨人氣而爲人身，則生我及我生者爲父子，事我我事者爲君臣，同我生者爲昆弟，配我者爲夫婦，與我交者爲朋友，無能去者，日用行之，故謂之達道也。孔子爲五倫，蓋因乎人身之自然，而非有強立，故其道不可須臾離也。有出家不娶，舍父母夫婦兄弟矣，然此道必不能人人從之，仍非人人共行之達道也。若夫君者長上役人之義，臣者卑賤役於人之義，則百業未有能免之者。故孔子之道，乃天人自然之理，無有能外者也。人道所以別乎犬馬，聖者所以過於愚頑，以其識知也。……故知爲先焉。推恩遠及於禽獸，不推恩則不能保身家。博愛故仁爲大焉。氣有動力，乃能運兩儀。人含鐵質，乃能立一身。故弱爲六極，強爲天行，則勇爲要焉。佛氏亦貴智慧

慈悲勇猛。三者，其天下之達德也。一者誠也。蓋五道非三德不行。三德非一誠不行。此節爲孔子道教之大學者宜盡心焉。

馬其昶云：聖人言性，不外三達德，言道不外五達道。以知仁勇之德，行君臣父子五倫之道，所謂修道之教者，修此而已。

或生而知之，或學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一也；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强而行之，及其成功一也。

杜按：生知、學知、困知，其所以知雖不同，及其能知也一；則可見人之稟性，雖或有厚薄之不齊，而有可知之性則一，所以貴乎修與教也。安行、利行、勉行、三者亦然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知仁勇之德，人咸有之，亦人咸反之己而不足者也。既反之己而不足，則疑行之以是而未能盡道。然惟務乎此，日新不已，下學而上達，始焉不足，終必能足，舍知仁勇，其於達道，更無所

以行之者。故曰：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」不過質性有差等，是以不足至於能足則同。

子曰：好學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恥近乎勇。

杜按：上言「忠恕違道不遠，」不遠者無遠也，無遠則相合矣。此言近者，非無遠之謂，則好學不過近乎知而已，而好學非卽知也。力行近仁，知恥近勇，亦然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此又引夫子之言，下文因推廣言之。王肅私立家語合前後爲答哀公問政，謬也。

知斯三者，則知所以修身。知所以修身，則知所以治人。知所以治人，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。

杜按：上文言知人不可不知天，此言知治人則知治天下國家，則知天之爲何事，不已可推而知乎？蓋天猶天道，泛而言之，則爲知天；就實事而言之，則爲治天下國家矣。

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，曰：修身也，尊賢也，親親也，敬大臣也，體羣臣也，子庶民

也，來百工也，柔遠人也，懷諸侯也。

杜按：九經以修身爲本尊賢與親親相成，敬大臣與體羣臣相成，子庶民與來百工相成，柔遠人與懷諸侯相成。鄭注：體，猶接納也；子，猶愛也；遠人，蕃國之諸侯也。

參考

戴震云：羣臣位卑，宜加體恤，恐情不能自達也。

修身則道立，尊賢則不惑，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，敬大臣則不眩，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，子庶民則百姓勸，來百工則財用足，柔遠人則四方歸之，懷諸侯則天下畏之。

杜按：鄭注：「不惑，謀者良也；不眩，所任明也。」來百工以足財用，足見注重工業，深知工業爲國家之財源，向來儒者倘注意及此，則中國工業早應發達矣。

參考

朱熹云：此九經之效。

康有爲云：不惑謂不疑於理。不眩謂不迷於事。士感恩則鞠躬盡瘁，効死力以圖報。工技巧則物究其極，流通廣而多財。四方歸則德施博。天下畏則威名尊。此言九經之效。

齊明盛服，非禮不動，所以修身也；去讒遠色，賤貨而貴德，所以勸賢也；尊其位，重其祿，同其好惡，所以勸親親也；官盛任使，所以勸大臣也；忠信重祿，所以勸士也；時使薄歛，所以勸百姓也；日省月試，旣稟稱事，所以勸百工也；送往迎來，嘉善而矜不能，所以柔遠人也；繼絕世，舉廢國，治亂持危，朝聘以時，厚往而薄來，所以懷諸侯也。

杜按：鄭注「旣讀爲餼，餼廩稍食也。」此九經之方法。

參考

朱熹云：此九經之事。

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

參考

朱熹云：一者誠也。一有不誠，則是九者皆虛文矣。

凡事豫則立，不豫則廢。言前定則不跲，事前定則不困，行前定則不疚，道前定則不窮。

參考

杜按前定，卽豫也。今謂準備。鄭注：「跲，躓也。」

在下位，不獲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。獲乎上有道，不信乎朋友，不獲乎上矣。信乎朋友有道，不順乎親，不信乎朋友矣。順乎親有道，反諸身不誠，不順乎親矣。誠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誠乎身矣。

參考

朱熹云：凡事皆欲先立乎誠，如下文所推是也。

杜按：此言爲臣之道：欲治其民，先要得乎上；欲得乎上，先要信於朋友。蓋事上以忠，交友以信，忠信本相連也。信乎朋友，先要能順乎親，蓋親戚不悅，不敢外交，而外交人亦不之信也。欲順其親，又要在乎反身而誠；欲誠其身，又在於明善。若善惡不明，亦不得謂之誠矣。

誠者天之道也；誠之者人之道也。

杜按：誠者本能也，卽所謂「天命之性，」故曰「天之道；」誠之者擴充本能，所謂「修道，」故曰「人之道。」

誠者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，聖人也；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

杜按：本能有大小，禽獸之本能大於昆蟲，而人類最初之本能，亦大於禽獸。聖人則生知安行，其本能尤卓越乎人羣。此蓋指因應環境，適用本能而能擴充之首出庶物以立教者也。誠之者擇善而固執，則以人力擴充本能，而互相效法，守善不忘，故積累以進化不已也。此人類所以異於各動物者也。

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愼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。有弗學，學之弗能，弗措也；有弗問，問之弗知，弗措也；有弗思，思之弗得，弗措也；有弗辨，辨之弗明，弗措也；有弗行，行之弗篤，弗措也。

杜按：既以人力擴充本能，斯可謂之學問。學尙乎博，則重歸納也。又繼以審問愼思明辨，恐所學之不精，而歸納者之有誤也。以篤行殿於明辨之後，知之不能明，則行之不能篤也。亦以見知難於行。學問思辨行五者皆先曰「有弗」，而后繼之曰「弗得弗措」，以見學行貴專，不專亦不能篤，必能專而後能篤也。

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己千之：果能此道矣，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强。

杜按：苟能此道，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強，況其本爲明者強者與？此學之所以貴乎勇也。

參考

唐蔚芝師云：凡人之於學問，必視之如身心性命，始終不舍，而後可底於成。夫人當志學之年，若

不教然自命，而俯仰千古，成聖成賢者，百不得一，何也？學之弗能而措，問之弗知而措，思之弗得，辨之弗明，行之弗篤而措也。「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，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」非言其效也，乃言其志也。

康有為云：明者擇善而得，強者固執而中。夫天下知勇之姿本少，而愚柔之質為多。然或有自暴自棄之心，或為鹵莽滅裂之學，宜其永為下愚弱質，而不能有成也。苟能以學問思辨五者，用百倍之力，則雖在愚者聞見博而智益明，雖在柔者，行日起而有功。孔子勸學厲志，於是切矣。

自誠明謂之性，自明誠謂之教，誠則明矣，明則誠矣。

柱按：自誠明者，自誠而明也。自明誠者，自明而誠也。人各有人性中之本能，以有此本能，故能適應而擴充之，此性也。既能適應而擴充之，則知識益大，而本能愈能擴充，此之謂教。故非誠則無明，非明則無誠。譯言之：則無本能不能有知識，無知識則本能不能擴充。

參考

康有為云：自誠而明者，如大日之含熱力，自然大放其光，此天生之聖，由性自得之也。自明而誠

者，如蓄火之生熱力，此人爲之事，由教而成之也。含實熱者無不放光明，得光明者無不有實熱。易曰：「文明以健，」大學「在明明德，」則明亦可至於誠也。易曰「剛健篤實，輝光日新。」孟子曰「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。」誠則必明也。然聖性之誠明，雖不待教而累世積仁積智，亦自教來，則教爲重也。

惟天下至誠，爲能盡其性；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；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；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

杜按：誠者本能也；至誠者，則以本能擴充至於至大至極之謂。以有此能擴充之知能，故能盡人之性，以盡物之性。蓋學術愈發明，則社會科學，自然科學等之足以盡人性，盡物性者愈益進步。淺而喻之，雹之爲物，昔以爲專屬於天地之自然者，今則有人造之雹矣。故曰：可以與天地參。

參考

陳鍾凡云：誠其性之德也。天地間一切見象，舉凡鳶飛魚躍，水流花放，無一非誠之表見。故曰：「誠者物之終始，不誠無物。」蓋人之本性即萬物之本性，同出一原，初無二致。故「惟天下至誠，爲能盡其性，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，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與天地參矣。」誠乃宇宙間絕對的本體，超乎時空關係，永久不變者。故曰：「至誠如神，至誠不息，不息則久，久則徵，徵則悠遠，悠遠則高明，」天地之道，析言之：博也、厚也、高也、明也、悠也、久也。合觀之：可以一言盡，曰：誠而已矣。

其次致曲，曲能有誠，誠則形，形則著，著則明，明則動，動則變，變則化，唯天下至誠，爲能化。

柱按：致曲，謂以其一端之誠而擴充之也。能擴充其一端之本能，而使之全，則亦卒能至乎至誠之域。

參考

康有為云：其次通大賢以下之人。曲，一端也。致，推致也。形者發而露形。著者顯而成體。明者光之注射。動者力之靡運。有光有力，物從而變，且萬化而不知所極。誠之者但能充養此眞實無妄之一點，則實有於己而爲誠。既實有矣，則積中發外而爲形。既發外矣，則軒豁呈露而爲著。既顯著矣，則發越光輝而爲明。既有光力，則注射鼓盪而爲動。既感動矣，則陶鎔改易而爲變。既變矣，則如造化而不知致曲可欲之善也。誠有諸己之信也。形著充實之美也。明動充實而有光輝之大也。變化大而化之之聖也。學者但患曲之不致，不患道之不成。如懷妊然，積微著而生人矣。如點電然，積微光明而照野矣。誠極則有不期然而自致者。但患無胎孕之始，則無從而化育，是不誠無物，亦終必亡而已。

馬其昶云：次，次第也。致極中和，其次第必由於致曲。曲者性體發見之端，致即孟子所謂擴充也。

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；國家將興，必有禎祥；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；見乎蓍龜，動乎四體。禍福將至，善必先知之；不善必先知之；故至誠如神。

杜按：易爲卜筮之書，至孔子始以倫理說之，——猶向日迷信之積習。此云至誠前知，見乎蓍龜，又復襲古易迷信之思想矣。此儒家自孔子以後漸與神學混雜之樞紐，老子謂「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，」中庸此段，正與相反。

又按：誠爲本能，凡生物之本能，不爲物欲所亂，則極易於感通，如莊子所稱鷗鳥能知人之有無機心是也。至誠者能擴充其本能，而又不爲物欲所亂。故曰「至誠如神。」此文唯見乎蓍龜句，雜入迷信之說耳。

參考

康有爲云：前知，豫記後事也。禎祥者，福之兆；妖孽者，禍之萌。蓍所以筮，龜所以卜。四體謂容貌動作威儀之間。讖記之說，災祥之論，卜相之事，詭異恍惚，不盡可信，而前知之理，實有之；經史傳記，繁不勝徵。

誠者自誠也，而道自道也。誠者物之終始，不誠無物。是故君子誠之爲貴。

杜：誠者本能，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也。物有物之誠，人有人之誠，其純本於天而無一毫人欲之僞，故曰「誠者自誠也」是所謂「天命之性」也。率此天命之性，而推行之，故「率性之謂道」此所謂「道自道」也。物，猶事也。故曰：「誠者物之終始」向使無此本能，則生物與無生物等耳。

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成己仁也，成物知也，性之德也，合外內之道也，故時措之宜也。

杜按：生物之本能，唯在成己。惟人則不然，擴充之而至於成物。本能惟發於愛己之情，故曰成己仁也。本能擴、充以後，知愛己必兼乎利人成物，則本能變而爲知識矣。故曰成物知也。然則析而言之：誠者本能，誠之者知識。合而言之：則本能知識，均謂之誠。故曰：「誠者性之德也」本能，內也；知識，外也。故曰：「合外內之道也。」鄭注：時措，言得其時而用也。

參考

康有爲云：此言德性合人己內外。蓋道本諸身，有己然後有物。仁者無不愛，而先愛其身，身不能

外物，有物然後有己。知者無不知，而必博乎物。孟子曰；「萬物皆備於我，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。」蓋仁與智，皆吾性之德，則己與物皆性之體。物我一體，無彼此之界。天人同氣，無內外之分。水之周於全地，氣之徧於長空，無外則大而無盡，無內則小而無窮，皆澈圓融，不能離斷；物即己而己即物，天即人而人即天；凡知之所及，即仁之所及，即我性道之所及；其知無界，其仁無界，其性亦無界。故誠者知此。以元元爲爲己，以天天爲身，以萬物爲體；故自羣生之倫，無有痛癢之不知，無有痿痺之不仁；山河大地，皆吾徧現，翠竹黃花，皆我英華，徧滿空虛，渾淪宙合；故矜匹夫之不被澤，念飢溺之在己，澤及草木，信孚豚魚，皆以爲成己故也。其次僅知人類之爲己，則思濟太平而撥自立。又其次僅知國之爲己，則思定社稷而安民生。又其次則知鄉族之爲己，則廣睦卹而勸惇彼。又其下則知家之爲己，則勤孝養而勞慈蓄。若此者各以知之大小，爲仁之大小，則其性道之大小差焉。然能與國爲體，以家爲己，盡智竭力以爲之，至死而畢焉，亦合內外之道也。雖所成者小，但己不能卻外物爲非己焉，惜其蔽於所知，不能推致之耳。若欲界斷人物，屛限內外，但知

爲己，奉以爲道，此則瞽者閉目不見青天，病者昏沉不知痛苦。其有但以修身寡過，爲孔子之道者，則喪失其性者也。失性者謂之狂，缺體者謂之痾，何與於斯道乎？然道無人己，而措之有宜。當成己之時，則闇然退藏，潛龍勿用；當成物之時，則雲行雨施，品物流形；卷舒自得，闔闢因時，雖冰炭相反，而各協時宜，此爲時中之道也。

**故至誠無息，不息則久，久則徵，徵則悠遠，悠遠則博厚，博厚則高明。博厚所以載物也；高明所以覆物也；悠久所以成物也。博厚配地；高明配天；悠久無疆。如此者，不見而章；不動而變；無爲而成。**

桂按：至誠者擴充其本能，以至乎其極，而又不爲物欲所亂，不失其本者也。能行之以不息，故能有博厚高明悠久諸德。此理想中之聖人也，以爲學者之標準焉。

參考

唐蔚芝師云：天下至要之功，莫如不息。世未有立心不久而可以成學問者，亦未有立心不久，而

可以成行詣者。

康有爲云：天行之健，自強不息，歷古彌永，發揚彌昭，惟孔子以之。「博厚所以載物也，高明所以覆物也，悠久所以成物也」此言孔子與天地同用；「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無疆」此言孔子與天地同體。

馬其昶云：無欲常超於萬物之表，高明也。仁以爲己任，萬物一體，博大也。通乎晝夜之道，而知一念萬年，悠久也。

天地之道，可以一言而盡也。其爲物不貳，則其生物不測。天地之道，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悠也，久也。今夫天，斯昭昭之多，及其無窮也，日月星辰繫焉，萬物覆焉。今夫地，一撮土之多，及其廣厚，載華嶽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洩，萬物載焉。今夫山，一卷石之多，及其廣大，草木生之，禽獸居之，寶藏興焉。今夫水，一勺之多，及其不測，黿鼉蛟龍魚鼈生焉，貨財殖焉。詩云：「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」蓋曰：

天之所以爲天也。「於乎不顯，文王之德之純，」蓋曰：文王之所以爲文也，純亦不已。

柱按：此以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，以見聖人之誠，與天地同也。所以者何？則在於擴與積而已。故昭昭之多，亦天也，而不能繫星辰，覆萬物，必待擴而積之，以至無窮而後可。一撮土之多，亦地也，而不能載華嶽，振河海，必待擴而積之以至於廣厚而後可。於是見聖人之誠，在乎擴充之不已而後可至於博厚高明與悠久也。

參考

康有爲云：詩周頌維天之命篇，於，歎辭；穆，深遠也。純，易所謂「剛健中正，純粹精也，」論語曰：「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？」公羊曰：「王者孰謂？謂文王。」王氏愆期曰：「文王，孔子也。」何氏休曰：「蓋孔子爲撥亂改制之文王。」子思言其道純美同天之悠久博厚高明而不能絕於後世也。

馬其昶云：無窮者天也，即此昭昭之多者，亦天也。天地山川，其大無外，其小無內，偏端之與全體，一也。惟其不貳，故不測。

大哉！聖人之道，洋洋乎！發育萬物，峻極于天！優優大哉！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，待其人而後行。故曰：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。

杜按：鄭注：育，生也；峻，高大也；言爲政在人。政由禮也；凝，猶成也。

參考

朱熹云：禮儀，經禮也；威儀，曲禮也。

馬其昶云：德即三達德，天命之性也。非三達德不能行五達道。

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，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極高明而道中庸，溫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禮。

杜按：德性猶本能也；學問所以擴充本能者也。二者本並重。而後之儒者，如孟子則尊德性爲多，荀

子則重道問學爲多矣。德性與問學，相反而相成；廣大與精微，相反而相成；高明與中庸，相反而相成；溫故與知新，相反而相成，敦厚與崇禮，亦相反而相成。吾國之學，向來多高談德性，而所謂問學，亦不過詞章訓詁；而不知衣食住行，皆有問學也。旣高談性命，則動言天地同體，可謂廣大矣，而不知注重於小微。至於爲人，則又以無毀無譽爲中庸，而不敢進於高明。溫故而不求知新，崇禮而不求敦厚。故成爲今日庸弱之民族。此學者所當矯而正之者也。

參考

康有爲云：溫讀如燖溫之溫。故，古也；敦，厚也；性有質性，有德性。德性者天生我明德之性，附氣質之中，而昭靈不昧者也。粗者爲知氣，精者爲神明。古稱明德，後世稱爲義理之性，或言靈魂，或言性識，諸說之名不同，其發明此實則一也。尊者以奉持德性爲主也。然人間世與接爲搆，事理物理，無盡也。非假途問學，雖生知之聖亦不能通其名物象數，況其他乎？故以問學爲道路也。由此達彼，非由道路不能通至，故尊德性而不道問學，猶人終身蟄潔一室，而不覽天下山川之美。若

道問學而不尊德性，則終身徬徨道路，而絕無一日家室之安。且足跡不出戶庭者，廣廈之敷陳必俗；堂室之結構不奇，終身不歸家室者，雖游覽時或有懽，然而棲皇必嗟羇旅。故二者合之則雙美，離之則兩傷。此孔子之正道，子思所親傳，學者守此自不至惑於歧途也。既知尊德性，道問學之正軌，則德性患於褊隘，學問患於隘陋，故貴廣大焉。德性則一體萬物，學問則博極古今，庶幾至廣大矣。凡廣大者每患粗疏，故德性則含元吐精，通微合漠；學問則精義入神，微妙難識；庶幾極精微矣。德性每患於卑汚，學問亦苦於濁下，又貴高明焉。德性如靑天蒼蒼，白日明明，學問如登峯造極，燃燭照犀，亦庶幾極高明矣。凡人高明者每患偏奇，故德性則履中和之極，蹈規矩之常；學問則發人道之中，順天理之正：庶幾道中庸矣。然天人進化，無有窮盡，不可守舊以自安；凡已過之故迹，可溫尋考驗以證其得失；凡未著之新理，可深思力索，以知其變通。夫故者，大地千萬年之陳迹，不溫尋之則不知進化之由，雖欲維新而恐誤；新者萬物無窮盡之至理，不考知之，無以為進化之法，雖能勝古而亦愚。孔子甚愛古跡，尤好新法。法者其義相關，故戒守舊之愚

害，而亦不可爲滅古之鹵莽也。若夫由德性問學而施之於行，則務本於仁，而敦加其厚，必崇夫禮而節之以文，此言孔子之聖，無所不備。莊子所謂「古之人其備乎，六通四闢，其運無乎不在，」不如諸子之蔽於耳目鼻口之限於方隅也。

是故君子居上不驕，爲下不倍，國有道其言足以興，國無道其默足以容。詩曰：「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，」其此之謂與？

柱按此申上文敦厚崇禮之義，能敦厚崇禮，則不驕不倍，而語默得其宜也。

參考

馬其昶云：此言聖人有至德要道，所以能盡其性，能盡其性乃能時措之宜，而保其身。

子曰：愚而好自用，賤而好自專，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。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。

柱按：此可見儒家之學，並非完全復古。

參考

康有爲云：古今異宜，日新其道，今世當用今法，若遠引神農之並耕，禹之土階土簋，非徒不行，亦且招災。此孔子改三世之制，開新王之法，以治後世，而子思引之，以攻時流守舊復古之徒也。

徐紹楨云：反當讀「小人反中庸」之反，言愚自用，賤自專，乃至於乖背古道，故災及其身也。

非天子不議禮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。今天下，車同軌，書同文，行同倫。雖有其位，苟無其德，不敢作禮樂焉；雖有其德，苟無其位，亦不敢作禮樂焉。

杜按：此言當時諸侯多變亂舊章，而孔子有德無位，不能如周公相天子作禮樂也。鄭注：「文，書名也。」

參考

馬其昶云：天子議之爲禮，天下行之爲例。禮器「禮之大倫」，疏「倫，猶例也。」

子曰：吾說夏禮，杞不足徵也；吾學殷禮，有宋存焉；吾學周禮，今用之，吾從周。

杜按：此法後王之說，荀卿之所自也。

參考

康有爲云：孔子改制，必有所因，損益三代，而從周最多，取其近而易行也。周末諸子，皆改制，子華作華山之冠，以自表；墨子制三月之服，土階茅茨，是也。墨子攻孔子曰：「子之古非古也，法周未法夏也。」故知孔子改制，從夏殷少，而從周多。

王天下有三重焉，其寡過矣乎？

柱按：鄭注「三重，三王之禮。」

參考

朱熹云：三重，呂氏謂議禮、制度、考文。國不異政，家不殊俗，而人得寡過矣。

上焉者雖善無徵，無徵不信，不信民不從；下焉者雖善不尊，不尊不信，不信民不從。

柱按：此謂上世之制度，雖有善者，而年代已遠，無徵於民；近今之制度，亦有善者，而作者非聖，而民

不尊之，斯所以當考諸三王而多從周也。鄭注：上謂君也，君雖善，善無明徵，則其善不信也；下謂臣也，臣雖善，善而不尊君，則其善亦不信也。徵或爲證。

參考

朱熹云：上謂夏商，下謂聖人不在尊位。

故君子之道，本諸身，徵諸庶民，考諸三王而不繆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知天也；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

杜按：「本諸身，徵諸庶民，」則人己之情得；「考諸三王而不繆，」則得失成敗於古有徵；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」言推於天下而皆可行也；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」極言其當也。或曰：世豈有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之道乎？曰：法度則無，而死欲求生，危欲求安，則今人之心，亦千萬年之人心也，又何惑焉？

參考

唐蔚芝師云：天行之理，千古不變，而人事則日新而月異，要各有窮變通久之理，皆後聖之責也。生斯世者因時制宜而已。「世之相去也千有餘歲，得志行乎中國，若合符節，其揆一也，」所以不疑而不惑也。

康有爲云：君子，孔子也。孔子之道，民皆信從，蓋有故矣。身者聖人之身也，既爲人身，故衣服飲食宮室，卽因人身而制之：器械聲樂禮文，皆因人耳目口鼻四肢百體而制之；內自性情之微，外及衡度之粗，皆以身爲之本。人身之宜，卽人道之宜也。苟人身之性情好惡有異，衡度之大小或變，則一切制度皆無所用。人身或如遠投婦人之蘺寮，身橫九畝之長狄，則一切制度皆當改變矣。孔子之道，皆近取諸身，故能合乎人性，協乎人情，準乎人度，故可行也。然教主之姿稟清明寡欲，實有與人絕殊者：或絕世出家，或辟穀練氣，若遽以推及人，則民者冥也，愚智縣殊，好尚多反，反天下之心，天下不堪，雖於天下，其去王也遠矣。然孔子未敢信已也，必徵諸庶民，考飲食男女之

欲，審喜怒哀樂之情，然後順而導之，潘而飾之，故議道自己，而法制以民，審定人情之順逆，多因風俗之沿革，令人人可行，乃爲大道也。三王之法，施諸民俗而安之者也，其制可補苴而益善，其憲實考驗而無乖，故孔子之道總經思錄三王，而損益之：順時施令，因地制宜，則建諸天地而不悖也；明命鬼神，幽靈效順，則質諸鬼神而無疑也。三十年爲一世，三千年爲百世，孔子發明撥小康之制多，而大同之制少，蓋委曲隨時，出於撥亂也。孔子之時世尚多稚，如養嬰兒者，不能遽待以成人，而驟離襁褓。撥亂之制，孔子不得已也。然太平之法，大同之道，因預爲燦陳，但生非其時，有志未逮耳。進化之理，有一定之軌道，不能超度；既至其時，自當變通；故三世之法，三統之道各異，若衷可見，但在救時。孔子知三千年後，必有聖人復作，發揮大同之新教者。然必不能外升平太平之軌則，亦不疑夫撥亂小康之誤也。撥亂升平太平，道皆相反，豈不疑於此是而彼非，致生疑惑，而生攻難乎？然并行不悖，各因其時，雖相反而相成，後聖必契道表，必無惑也。

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，行而世爲天下法，言而世爲天下則。遠之則有望，

近之則不厭。詩曰：「在彼無惡，在此無射，庶幾夙夜，以永終譽。」君子未有不如此，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！

杜按：世大古通。鄭注：「射，厭也。」

參考

馬其昶云：此言聖王在上，制作禮樂，所以能盡人物之性。

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。

杜按：鄭注：「此以春秋之義，說孔子之德。孔子曰：『吾志在春秋，行在孝經。』二經固足以明之。孔子所述堯舜之道，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。春秋傳曰：『君子曷爲爲春秋？撥亂世，反諸正，莫近春秋。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，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。』又曰：『是子也，繼文王之體，守文王之法度，文王之法無求而求，故譏之也。』又曰：『王者孰謂？謂文王也。』此孔子兼包堯、舜、文、武之盛德，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。律，述也。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。襲，因也，因水土，謂記

諸夏之事山川之異。

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，無不覆幬；辟如四時之錯行；如日月之代明；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；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；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。

柱按此盛贊孔子之道之大。鄭注「幬亦覆也；小德川流浸潤萌芽喻諸侯也大德敦化厚生萬物，喻天子也。幬或作燾。」

參考

朱熹云：小德全體之分。大德萬殊之本。川流者如川之流，脈絡分明，而往不息也。敦化，敦厚其化，根本盛大，而出無窮也。」

馬其昶云：孔子不必得位而能配天地，其德大也。

惟天下至聖，爲能聰明睿知，足以有臨也；寬裕溫柔，足以有容也；發強剛毅，足以有執也。齊莊中正，足以有敬也；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別也。

杜按：此言聖人之德，剛柔爲用，而皆得其宜。鄭注：「言德不如此不可以君天下也。蓋傷孔子有其德而無其命。」

參考

朱熹云：聰明容知，生知之質。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。

馬其昶云：此言孔子能盡其性也。

溥博淵泉而時出之，溥博如天，淵泉如淵；見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悅，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，施及蠻貊，舟車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墜，凡有血氣者，莫不尊親，故曰配天。

杜按：此言孔子之道，必能行於天下萬世。鄭注：「如天取其運照不已也。如淵取其淸深不測也。尊親，尊而親之。」

參考

孔穎達云：更申夫子蘊蓄聖德，俟時而出，日月所照之處，無不尊仰。

康有為云：言孔子之聰明容知，如天之溥博，如泉之淵深，寥廓流行，無所不有，隨其時而出之，以治世也。時當亂世，則出其撥亂之法；時當升平，則出其升平之法；時當太平，則出其太平之法；天覆無方，泉流無定，因時而已。

馬其昶云：此言孔子能盡人物之性。

唯天下至誠，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。

杜按：鄭注「至誠，性至誠，謂孔子也。大經謂六藝，而指春秋也。大本孝經也。」

參考

馬其昶云：化育天命之性也。姚永樸謂卽周易是已。

夫焉有所倚？肫肫其仁，淵淵其淵，浩浩其天。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？

杜按：淵喻其知之深，天喻其化之大。鄭注：「言聖人乃能知聖人也。」杜謂上文言「凡有血氣莫不尊親」者，所謂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也；此云「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」，所謂雖聖人亦有不知也。辭非矛盾。苟不固猶苟非實。

詩曰：「衣錦尚絅，」惡其文之著也。故君子之道，闇然而日章；小人之道，的然而日亡。君子之道，淡而不厭，簡而文，溫而理，知遠知近，知風之自，知微之顯，可以入德矣。

杜按：鄭注：「言君子深遠難知，小人淺近易知。人所以不知孔子者，以其深遠。禪為絅，錦衣之美，而君子以絅表之，為其文章露見，似小人也。淡，其味似薄也。簡而文，溫而理，猶簡而辨，直而溫也。自謂所從來也。三知者皆言其睹末察本，探端知緒也。入德，入聖人之德。」

參考

朱熹云：前言聖人之德，極其盛矣。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。下又推之以至其極也。「遠之近，」

見於彼者由於此也。「風之自，」著乎外者本乎內也。「微之顯，」有諸內者形諸外也。

康有爲云：今僞毛詩鄭風作「衣錦褧衣，」子思引作「衣錦尚絅，」疑爲詩也今亡。「君子闇然而日章，」言孔子不欲希世而道自行。「小人的然而日亡」言諸子急於媚時而道終滅也。蓋孔子之道無權謀法術之近效以動人，淡矣而人倫日用久而不厭；無談天雕龍之辨以譁世，簡矣，而改制立法備極殊文；無刑名督責以威世，溫矣而經世宰物，皆中理解；故不筆之於書，雖隱之口說，以傳弟子，而待後世，其文不著，學者苦於不得其門而入；然因一端而貫通之，由近者可推而至於遠，由風來可察而驗所自，顯者可發而識於微，則亦可入孔子之門，而知德矣。如知孔子之本仁，則撥亂之小仁可推至於太平之大仁，是知遠知近；知孔子之神化，則陰陽之消息可推至變化之神明，是知微知顯，其他皆可類推。

詩云：「潛雖伏矣，亦孔之昭，」故君子內省不疚，無惡於志。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唯人之所不見乎？詩云：「相在爾室，尚不愧於屋漏。」

柱按：此猶篇首之愼獨也。鄭注：孔，甚也。言聖人雖隱居，其德亦甚明矣。相，視也，室西北隅謂之屋漏。

故君子不動而敬，不言而信。詩云：「奏假無言，時靡有爭。」

柱按：「不動而敬，不言而信」與老子「無爲之事，不言之教」有以異乎？曰：老子之言，謂爲於人人之所欲爲而如無爲焉，教於人人之所欲教而如不言焉。中庸之言，則有於中化於外，未言之時，已以身作則，而民有以知必然。如己身廉潔，將不待教令，而民多知重廉潔。否則己身貪劣，而日日以廉潔號召天下，又孰從而信之？鄭注：「假，大也，此頌也。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，人皆肅敬，金聲玉色，無有言者。」

參考

朱熹云：奏，進也，進而感格神明，極其誠敬，無有言說，而民自化。

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，不怒而民威於鈇鉞。詩云：「不顯惟德，百辟其刑之。」

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。

杜按：此皆修之於身之效也。苟不修之於身，雖賞而民不勸，雖加以鈇鉞而民不威矣。鄭注：「不顯，言顯也；辟，君也。」

詩云：「予懷明德，不大聲以色。」子曰：「聲色之於以化民，末也。詩曰：『德輶如毛，』毛猶有倫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，至矣。

杜按：此言德之至微，而至大。以猶與也。鄭注：「輶，輕也；德之易舉而用，其輕如毛耳。倫，猶比也。載讀曰栽，謂生物也。」

參考

朱熹云：詩皇矣篇，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，正以其大聲與色也。又引孔子之言聲色乃化民之末務。今但言不大則猶有生色者存。不若烝民詩所言德輶如毛，庶乎可以形容矣。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，不若文王詩所言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」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。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# 學生國學叢書

本叢書由國學家分任編校，選輯各種國學名著，經史子集詩詞散文，均有單行。采入各篇，以足表見其書或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學技術者爲主，取精錄要，而無刪改割裂之病。諸書分段標點，並加註釋。卷首撰有新序，述作者生平及本書概要，所以指示研究門徑者，不厭其詳。已出下列多種，定價自三角至一元五角。

乙—472 文(圖) 21-3-19



# 中庸注參



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初版
每册定價大洋叁角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輯注者　陳　柱
發行人　王雲五　上海寶山路五〇一號
印刷所　商務印書館　上海寶山路
發行所　商務印書館　上海及各埠

A COLLECTION OF NOTES TO CHUNG-YONG
BY CHÊN CHU
PUBLISHED BY Y. W. WONG
1st ed., Oct., 1931
Price: $0.30, postage extra
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, SHANGHAI